

尼古拉·斯瓦尼热 / 著 外交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 / 译

# 大国思维

## 梅德韦杰夫总统 访谈录

无论我们如何去定义“大国”这一概念，是直接按字面意思来理解，还是从其引申意义来理解，都是如此——俄罗斯是大国。

我们有一个很受欢迎的政治家——弗拉基米尔·普京……

一方面，他依然是国家领导人之一。

另一方面，他做了若干从我的角度来看极为高尚的决定，他觉得自己应该继续工作，而不是逃避责任。

——中国 and 俄罗斯的共同决定，能够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一般情况下，我们之间都有共同或接近的态度。

这让很多人不舒服。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相反，是一件好事……

我深知，最终的责任还是要自己承担……

可以给最亲密的朋友打电话，也可以给普京打电话……

但归根结底，责任仍然是我本人的……

要准备好夜以继日地工作，制定决策以及处理国务。

我将全力以赴。

法律出版社

# 大国思维

## 梅德韦杰夫总统 访谈录

尼古拉·斯瓦尼热 / 著

外交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高飞、曹莹莹、扎米扬）/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思维:梅德韦杰夫总统访谈录/(俄)斯瓦尼热著;外交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

ISBN 978-7-5118-0304-7

I. ①大… II. ①斯…②外… III. ①梅德韦杰夫—访谈录 IV. ①K835.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2687号

大国思维:梅德韦杰夫总统访谈录  
尼古拉·斯瓦尼热/著  
外交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译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赵利铭 柯恒  
责任编辑 柯恒  
装帧设计 乔智炜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沙磊

开本 787×960毫米 1/16  
印张 13.5  
字数 128千  
版本 2010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

网址/www.lawpress.com.cn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书号:ISBN 978-7-5118-0304-7

定价:29.8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 目 录

|                   |
|-------------------|
| 关于民族精神 / 3        |
| 俄罗斯的民主 / 10       |
| 对领袖的看法 / 13       |
| 关于俄罗斯的权力分配原则 / 16 |
| 关于俄罗斯的私有财产 / 22   |
| 关于法律虚无主义 / 28     |
| 关于个人福利 / 32       |
| 关于腐败问题 / 36       |
| 关于极端主义和混乱的管理 / 41 |
| 关于俄罗斯的媒体 / 43     |
| 关于知识分子 / 51       |
| 关于俄罗斯的反派 / 53     |
| 关于俄罗斯的政党制度 / 56   |
| 关于右翼思想的未来 / 58    |
| 关于现代俄罗斯的宗教 / 62   |
| 关于家人 / 67         |
| 关于国家的意识形态 / 74    |
| 关于音乐 / 81         |
| 关于历史教材 / 88       |
| 停滞的危险 / 92        |
| 关于大学学习 / 96       |
| 关于经商 / 106        |

|                    |
|--------------------|
| 关于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 / 113  |
| 关于经济上的稳定 / 115     |
| 关于政府对经济的作用 / 119   |
| 再论腐败 / 121         |
| 关于总统的感觉 / 125      |
| 关于第一夫人的作用 / 129    |
| 和妻子的故事 / 132       |
| 关于索布恰克 / 135       |
| 关于索布恰克的队伍 / 137    |
| 关于自己的队伍 / 140      |
| 搬迁到莫斯科 / 143       |
| 关于和普京总理的关系 / 146   |
| 关于情报部门的角色 / 148    |
| 关于“两个国王”论 / 150    |
| 关于国家领导人的个性特点 / 153 |
| 关于国家计划项目 / 155     |
| 关于解冻 / 158         |
| 关于总统的基本任务 / 160    |
| 关于对外政治 / 169       |
| 关于军队的状况 / 176      |
| 关于死刑 / 179         |
| 关于民族问题 / 181       |
| 儿子 / 184           |
| 关于童年的自己 / 191      |
| 关于电影 / 195         |
| 关于自己的性格 / 199      |
| 代后记 / 203          |

莫斯科郊外有一个叫做卢布廖夫的地方远近闻名，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被视作俄罗斯近代史的发源地。和其他许多知名的地方一样，卢布廖夫是已被遗忘的革命前的历史与未被遗忘的苏联时代历史的完美结合。不管外部世界处于什么重要时刻，苏联的大人物都在卢布廖夫。

1917年之前，直至这之后的初期，卢布廖夫一直是别墅区。1922年，正是在这里，俄罗斯著名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度过一段休养时光；后来他被带离此地，到了莫斯科，又被迫乘坐“哲学家之船”，流放出了俄罗斯，同船被流放的都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那时，列宁居住的萨瓦·马洛兹夫·格尔卡，是莫斯科郊外的又一个政治中心。当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也看中了卢布廖夫。

斯大林的第一栋别墅就位于卢布廖夫，之所以会选择这里，可能正是因为此处墙高院深。这片区域的围墙密不透风，红色的砖墙与克里姆林宫的围墙极为相似。祖巴洛沃别墅原本是石油大亨的房产。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的资本家们被莫斯科郊外这片土地的美景所吸引，而且这里距离老贵族们的家非常近，新兴的资产阶级可以与那些拥有大片土地的贵族们毗邻而居。附近的阿尔罕盖斯克，著名的乌苏波夫宫坐落于此，其第一位所有者是莫斯科州总督、身为皇室成员的谢尔盖·阿列克

谢德拉维奇。此人在1905年死于非命。1918年,托洛茨基搬到乌苏波夫官。后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也陆续搬进了卢布廖夫。再后来,斯大林搬到了不远处的新别墅,而卢布廖夫的那些别墅,后来被赠与了参与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们。

二战结束后,在斯大林的第一栋别墅附近,又建造起了一栋被高墙包围着的房屋。这不是一座典型的政府式别墅,独特之处在于它全部是木质结构的。这栋房屋建于1947年,但风格却和位于圣彼得堡郊外特里奥基或者库奥卡拉那些建于革命前的别墅相似。楚科夫斯基1908年在库奥卡拉拍摄过相似的房子。1906年,列宁未流亡国外之前,就住在那里。当时他为何选择这种不显眼的带有芬兰风格的房屋,原因不得而知。1964年,由于退休的赫鲁晓夫搬进了这栋房子,它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67年,赫鲁晓夫被迫迁离了卢布廖夫,因为安德罗波夫看中了这所房子。

2003年,这栋房子迎来了它的新主人——俄罗斯总统办公室主任梅德韦杰夫。梅德韦杰夫说,他因这所房子而起的遐想,经常使自己难以平静。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以下简称梅):**我播放唱片不会打扰你们吧?你们对音乐有什么偏好?你们可是我的客人。

**尼古拉·斯瓦尼热(以下简称斯):**我们对您的爱好感兴趣,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也很荣幸能和您一起听听音乐,感受音乐的魅力。

**梅:**那我们开始吧。

---

\* 原名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斯克里亚宾,前苏联著名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译注

\*\* 马林科夫与贝利亚均是前苏联领导人。——译注

## 关于民族精神

斯：首先想问问您怎么理解“民族精神”？

梅：当谈及一些概念性的问题时，我常努力用我所熟悉的东西来表述。我知道，从事政治工作的人，有时不得不说一些并不是他本人想表达而只是反映国家公共政策的东西。但说到我对一些概念性问题的看法时，我仍然努力使所说的和我自己的想法相一致。我不知道这样做效果如何，但我个人认为，这很重要，因为我没有破坏我所持观点的内在和谐性。

其实，我觉得，谈论民族精神，特别是在俄罗斯谈论民族精神，将一无所获，只会制造出更多的困惑。通常，谈论是空洞的，要么是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要么是陷入醉汉们的打斗。另外，我认为，任何一个尊重自己民族的人，都应在某一历史时期形成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而它应该为大部分民众所共享。我希望，他们不是出于被迫，而是在个人信仰的基础上予以认同，进而共享。

我很难对整个苏联时期进行评价，因为我只亲身经历了苏联的后期，但我不赞同一些人所说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凝聚了整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当时的一些人坚贞而严肃地忠诚于这一理想，这本身值得敬佩，但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只是为了自己仕途而利用

它。因此,在我看来,这种精神显然不是一个维系民族统一的价值观的集合。我个人认为,存在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精神是非同一般的,当然这种说法也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现在,我觉得一系列通过协商而取得一致的东西,是很明显地存在着的;它不可能与欧洲的传统思想截然相反。它首先必然是关于人权、如何发展经济、建设社会和国家等一些基本思想。如果我们能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全民一致,效果将会非常好。相反,如果我们又在某个标准下开始你追我赶\*,这将绝不会是什么民族精神。

如果大部分民众始终认同并共享一定的信念,而且认为,现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正确的方向,这就已经让我们感觉很好了。尽管社会模式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东西,但是如果人们准备好转向某个模式,朝着某个方向发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许,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一直没有学会去珍惜,比如权利和自由。很明显,在我们国家,它们来得晚了一些。通常,这些原则在宪法中先得以确立,但我们还不会直接运用。相反,我们带着曲解的讥笑被动地接受。不过,我完全持乐观态度。在这方面,我认为,西欧国家或者美国也不是天生就会的。就在二十世纪他们还围绕着宪法大吵大闹。他们整天被那种氛围所包围,自然产生了一些积极性的结果。于是,开始出现了建立宪法法院的尝试。

因此,我认为,民族精神,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内大部分民众所认同的价值观的集合。

**斯:**在您看来,这些价值观是应该积极传播给大众,还是应该静静地等待,让它们自行在民众中产生,慢慢开花结果?

**梅:**两者都可以。自上而下地灌输给大众是行不通的,我们很清楚地知道那将会以多么让人痛苦的方式结束。那些在“十月革命”后被大力倡导的价值观,其实相当程度上仍然是被强加给社会和人民的。尽管

---

\* 指前苏联时期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译注

在当时看来,那是人们笃信的真理。问题在于,那些价值观跟外部世界是否适应?我想,相对于1%到10%认为那些价值观对国家发展有利的人来说,90%的人,要么根本不曾考虑过这个问题,要么根本就是不同。

所以,那根本不是价值观。它们不过是根据一些政治家的命令而产生,装在“试管”里向全社会展示罢了。他们从不呵护那一套价值观,如果哪怕每天能够给其浇浇水,它们早就会在机体内部生根发芽了。我认为,它们应被称为“飘在空中”的价值观。真正的价值观终究还得和我们生活的时代相适应。

我们经常说,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开创了二十一世纪——这在二十世纪还不是现实。这给我们对社会的理解打上了强烈的时代烙印。因此,价值观从整体上看起来是不一样的,但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从十八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改变。比如,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与对人的法律地位和人的自由的尊重一样重要。经济在发展,但其基础未变。这也就是私有经济的基础。

这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复杂统一体,有些是由政府提出的,有些是在社会中孕育的。如果这些进程演进得很和谐,彼此之间时常还能相互促进的话,将会生成一个强大的民族。

不只是俄罗斯在探寻和谐,这一过程同时也在其他国家上演。我们都知道,例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主和二十一世纪初(也就是现在)的美国民主是不同的,当然,最本质的东西依旧保留着。

我想起2004年在水门饭店和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参加晚宴时一次有趣的对话。我当时非常惊讶于美国人竟如此理解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的理解和我们自己的理解截然不同。

赖斯说,在美国人看来,俄罗斯当时的举措是不正确的——新闻媒体工作不规范,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很不像样。我说:“康迪”,也许你是对的——我们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但是,你们也一样有很多问题啊。你

---

\* 康多莉扎·赖斯的小名。——译注

们正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我们也正在努力弥补我们的不足。我们不会再酿成悲剧。我们不会大肆宣扬美国偏离了真理之路,我们也不会去教导你们应该如何。”她听完后的反应令我印象深刻。她回答:“纵然我们有自己的问题,可我们的民主已经有整整两百年了!”

对我而言,那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人多么自以为是,而错得又是多么离谱。他们竟然认为,自己的民主已经有两百年了(就算是四百年甚至六百年),这就能让他们不用分析当下形势,自以为本身的发展模式就是完美而毋庸置疑的?事实上,完全不是那样。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对某一社会结构的认识出现了停滞,继而就会对世界、私有制以及其他国家的发展产生错误的看法,因此,不管该社会结构存在了多少年,我们还是应该进行批判性地继承,使其继续向前发展。

**斯:**您刚刚用小名称呼美国国务卿赖斯,是否意味着你们之间有十分友好的关系?

**梅:**我和她之间有非常好的工作关系。和她初次相识时,她担任的是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而我当时是俄罗斯总统办公室主任。这是两个颇为相似的职位,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都是各自总统工作日程的组织者。当时,我们工作上的往来非常多,后来命运暂时将我们分开了。她成了美国国务卿,而我,您也知道,变化同样很大。

**斯:**你怎么理解“伟大的俄罗斯”这一说法?或者您对这一表述是否有异议?

**梅:**我不是很喜欢激情式的辩论。我认为,作为官员,特别是宪法规定的首脑,避免激烈的辩论很重要。应该尽力去做更多具体的事情。但就您刚刚问及,我有自己想说的话。毫无疑问,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首先,我国具有灿烂的历史与广阔的领土。很明显,十年前才刚刚建立的国家或者面积只有一千平方公里的国家,很难称其为大国。然

而,具有一千年悠久历史、占全球陆地总面积达六分之一的国家,却不能不称之为大国。无论我们如何去定义“大国”这一概念,是直接按字面意思来理解,还是从其引申意义来理解,都是如此——俄罗斯是大国。

其次,我们绝不应该陶醉于这种“大”。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世界环境是多么复杂,还有,当今俄罗斯的处境并不能让人高枕无忧。正是由于俄罗斯广阔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管理起来,总要比其他国家困难复杂。在全世界都处在向现代技术、数字化通信和全球性沟通发展之时,我们却还得利用体力——脚和卡车——行进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基础设施”在我们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和其他俄罗斯人民一样,我热爱自己的国家。爱她的辉煌历史,爱她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独特精神文化。我认为这种感情应深深扎根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当然,任何正常的公民都有义务去爱自己的国家,否则就不配生活在这个国家里。但这种义务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过分地强调,不然,很快就会催生出盲目的爱国情感。

顺便提一下,我开始发觉,许多现在看来非常清晰明了的东西,将来会被理解成另外一回事。许多通过电视关注我的人,时刻考虑着的因素是我现在的位置。这当然对我想表达我自己的立场造成一些障碍。

**斯:**您刚好谈到了我下面要问的话题。如果您现在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坐在电视机前关注梅德韦杰夫的观众,您会如何评价电视中的那个人?您又是如何看待俄罗斯的普通老百姓?

**梅:**感谢上帝!2008年俄罗斯的老百姓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老百姓已经不一样了。我会认为:今天的这个人\*拥有很高的收入,非常好的物质条件,他在市场经济社会生活、工作得游刃有余,富足安定。在我看来,他接受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拥有许多机会在全国和全世界旅行。只要他愿意,他能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交谈。这代表了我国的一类公民。

---

\* 指代梅德韦杰夫。——译注

但我不得不坦言,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尽管我国的贫困率已经降低了三分之一,但依然很高。

作为一个公众政治家,我有责任去考虑人们听我说话时的语境。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尤其是因为我有过高等院校教学经历,更是如此。当我想表达一些东西时,我经常像是在给学生们上课一样。一方面,这也许没什么不妥,而且显得更有逻辑、更有结构性。另一方面,这又不总是能让人接受。如果给一个人二十分钟的发言时间,那他最好只阐述一个观点。而如果让他在电视上只露面一分钟,还要用复杂难懂的语言来阐释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这是很难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得不经常克制自己,只为了让别人听我把话说完。

目的性非常强的听众毕竟不多。我们无法总能为听众带来丰富而有趣的话题。生活就是如此,并不总能让每个人满意。比如我和农民的谈话,对于学生和军人来说,肯定相当枯燥乏味。这其中也许蕴藏着从事政治工作的艺术,比如怎样才能让所说的话既显得言之有物,又是建立在自己的信念和知识结构基础上,如此一来,所说的就会很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

从某种意义上说,最近十八年来,我们国家走过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人们经常说:我们有一群品位平庸的观众,无论你对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信以为真。事实并非如此,也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严重。我们的人民非常具有现代批判精神。

我指的并不仅仅是青年朋友。当然,青年群体最超前的,他们总是密切关注时政,而且老是抱怨政府实施了许多错误的举措。在此,我更倾向于谈及的是那些三十多岁、事业有成、积极拼搏的人群,他们也总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

所以,这样的对话对我来说并不轻松。但我认为,政府应该坚持学习如何进行这种对话。不存在一种早已成型且无懈可击的万能模式。确切地说,问题总会存在。朴素的民粹主义对于严肃的政治来说是不适用的,对一国之总统来说更是如此。

顺便提一下,我和民众举行的公开对话,就像在和美国二十世纪三

十年代的选民进行交流。众所周知,当时美国参议员休伊·朗格\*在全美进行巡回演讲,他非常具有表现力,精力充沛,斗志昂扬。美国式领袖总是那样。

斯:正是由于他这一原型,才有了小说《国王班底》中的人物?

梅:是的。我要提醒您注意的是,当今政府与人民沟通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朗格)在那个到处是贫苦和危机的年代里,走遍了全美国。发表演讲反对大资本家时,他甚至挥舞着双手指责罗斯福;他誓言要为穷人代言,并且许诺予以所有人数百万美元;他大声高呼,每个人都是国王。那时,他得到许多人的爱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真正地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强劲竞争者。

他的这种成功,是否意味着类似的方法就是和人民沟通的最有效途径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不过,我们清楚地知道:第一,过多采用这种极具攻击性的沟通方式是有害甚至危险的;第二,在现今的条件下,特别在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这种沟通方式是完全行不通的。其实,在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都有义务利用现代化的全球通信手段开诚布公地定期和人民交流沟通。

---

\* 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他的口号为“每个人都是国王”。——译注

## 俄罗斯的民主

斯：您怎么理解民主？包括俄罗斯民主和世界各地的经验。总的来说，我们需要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吗？

梅：俄罗斯特色的民主——问题在于怎么去理解它。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们的民主还非常年轻。这是其一。同时，试图去把它描述成另外一回事，至少是不严肃的。我们的民主是在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发展，需要过三十至五十年后，才能评价它的效果，历史通常都是这样向前发展的。

其二，民主具有多重意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它是管理国家的一套体系，这种体系以代表各种利益为基础。在这种体系下，政府的行为必须服从于以某些形式表现出来的人民意志。但是，每种民主都具有历史主义特征和自己的民族特点。最复杂的一点，可能是民主在形式上的多样化特征和自身的民族历史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某种民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我看来，是危险的。当大家如此谈论：存在一系列实用的民主价值观，所有人都该遵循它，哪怕有丝毫的偏差，就会成为社会的弃儿；如果有人做错了事，所有人都出来批判他——我不喜欢这样。

我不喜欢的还有另一种论调：有人说，俄罗斯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历

史上从来没有形成任何多样化的价值观,也没有形成多样化的国家管理模式,文明社会所具有的机制在我们这里也没有形成,我们只需要按着我们的特点向前发展。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从这两种观点,我看到的只是论者在试图解决自己看重的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外国政客们所说的地缘政治问题,或者是内政问题。我们有一些资历尚浅的政治家认为,俄罗斯没准备好走向民主,俄罗斯是独特的国家,我们可能要么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或者是一种主权民主。我不止一次说过,这些对民主附加的定义都不能使我信服。相反,这只会使局势恶化。甚至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只有在拥有自己的宪法,对内具有最高权威、对外具有独立外交政策的主权国家,民主才有可能存在。

梅德韦杰夫是科学院院士尤里·托尔斯泰教授的得意门生。托尔斯泰说:

“现今,就像你所知道的,很多在法律上不规范的术语都被反复使用,比如主权民主、可控民主。这从法律的角度看都是冗言、赘语(根据资料检索:‘冗言’一词来源于希腊语“*pleonasmos*”,意思是无节制、滥用。——作者注)。在我看来,如果按照民主的真正含义来理解,其本身就已经包括可控性的含义,如果排除这个含义,那民主也可被倒退地理解为贵族政治或暴民统治。随便怎么理解都可以。”

梅德韦杰夫把尤里·托尔斯泰视为对自己最重要的老师之一,是自己的榜样。现在他仍在任教。大家都很敬畏他,因为他谁都不畏惧,所有人在他眼中只存在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的区别。对所有专业人员,他都一视同仁,要求甚高。不管对方是大学生、研究生还是同事,托尔斯泰都从严要求。

梅:我喜欢读托尔斯泰的所有著作。甚至那些很枯燥的学术文章,他都能写得让人读起来感觉非常有趣。他毫无疑问是个性鲜明的人。他出自托尔斯泰家族,这也使得他此生有责任比别人出色;当然,有时名门之后的身份也会对他造成一定的影响。

尤里·托尔斯泰院士说：

“如果有人问我，当今社会问题的最主要症结在哪里？我会这样回答：第一，贫穷落后；第二，贪污腐败；第三，个人堕落。并且，我认为个人堕落是最重要的一点。”

尤里·托尔斯泰院士所说的这些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久已存在，它来自于我们的历史。如果不想细究遥远的历史，我们自己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按照俄罗斯的标准来看，这些问题出现在不久以前，也就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当今存在的问题和梅德韦杰夫获得怎样的政治遗产密切相关。在俄罗斯这个国家，所有的问题都不是一时之间出现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病源，很难彻底根除。并且，新的威胁每天都在产生。

梅德韦杰夫在就任总统之前就已迈入国家领导人之列，这份名单包含了俄国有名的沙皇、苏联时期的总书记、今日的总统等领导者，诸如：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两位亚历山大皇帝、两位尼古拉皇帝、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叶利钦。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了解历史，这是值得自豪却并非令人高兴的事。对于大部分的民众来说，都有令自己头痛的难题。

在俄罗斯，政权更迭总是带有不确定性。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普通大众自然总是感觉忧心忡忡。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对斯大林之死的理解。这种感觉的本质便是恐惧：未来会怎样？他领导这个国家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他长时间的在位，给人造成一种感觉，这个国家是不会灭亡的，与上帝同在。